

吳越備史本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侑古  
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  
湖南歷誰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  
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于卷末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  
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夫因加殊遇復命簡  
書辟之口仲宣遠託妻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  
司寇只為故鄉隱曰是不可之矣王初授鎮海節度  
時命沈嘉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干國春秋。

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執政豈無意於要求邪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及為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實舜之全文右則拒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為第一隱性不美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願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為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按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

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席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畧果云文嗣隱累官錢唐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上郎司勳郎中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臺江常有二氣亘于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為文武秀氣焉

隆慶二年二月中旬借致汪化元板本鈔第一卷內闕二葉鈔完因以呈越備史列傳書卷首錢穀記

隆慶二年七月丙午送錢氏家借鈔

案板本鈔本錄此跋之何之其可云送錢氏家借鈔未示誰氏

堯為

板本鈔之鈔自西莊光祿家光祿傳吳之歐家德之已下世其收藏之楷數之收也堯為又記

羅昭諫讒書題辭

宋子京唐書言羅隱姓名歐陽永新五代史記吳越世家收書錢鏐以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之前去天祐四年丁卯唐亡十六年耳唐懿宗即位咸通元年庚辰隱在京師舉進士留七載而不第咸通八年丁亥著讒書唐僖宗光啟二年丙午錢鏐知杭州丁未拜杭州刺史今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書隱唐光啟間為錢唐令辟掌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即皆錢氏之陳擢也而歐陽公

即位二十六  
吳校卷本  
無茲有名  
據校呈亮  
此本增入  
曰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同日  
同日

稱爲錢鏐賓客何邪自咸通改元至景福改元歷  
懿僖昭三十三年隱之本末可攷者以此所爲讒書乃  
憤悶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後所以泄其怨之所作詳  
見淳熙二年乙未知新城縣楊思濟集叙裔孫應龍  
見佐學徽州將割俸重刊是書俾識其本末大德六  
年壬寅六月十九日辛巳紫陽山人方回跋

余少讀羅公昭諫嚴陵釣臺遺刻蓋所著讒書之一  
者氣節凜然燁々方冊間每以未覩全書爲恨近之  
徽學會公之遠孫雲味未爲學正因得持親讒書及  
所賦詩大抵恣勢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蘊焉耳公  
晚唐節士 抱負卓犖遭時不保受知吳越錢氏悞  
辟歷仕給事中諫議大夫首勸調師勤王問罪朱溫旌  
錢不見聽而依中國以自固遇真主納款歸疆終其身  
及其子若孫言僭竊之志性之皆出公平日講明之素  
也唐宋僭偽紛起立其躬者安食厚祿充然言報容

如公沉淪下僚氣節弗渝者幾何人吁士以氣節為  
重而文辭特其餘事在昔險邪輩豈無飾章績  
句取媚一時而泯、莫聞公氣節可敬可慕凡片言  
隻字皆足以傳世况公著書垂刊者乎新城楊令君  
舊嘗梓行久而失其板雲耕不忍廢墜割俸重刊亦  
可謂克承先志矣讀者當知公之氣節盡在是書而  
不可徒以文辭例視之也大德六年中秋後五日  
前  
進士東嘉黃真輔德珥父書

說書前列題詞接客本与枚菴  
本微有不同用紅筆校于上方新  
吾不知誤寫入部仍校出法之堯翁

說書

說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  
語及未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  
春正月取其所為書祇之曰他人用是以為榮而予用  
是以辱他人用是以為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  
予之書乃自說耳曰說書卷軸在多少編次在否  
後有可以說者則說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  
說予以詳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解字  
以誰人

澆書卷第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叙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

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  
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  
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  
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  
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為牛羊  
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曰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  
懼其弄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夫邪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撤然而與則下生類矣於是乎鋼鐵於山岳澤  
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若混沌之靈而  
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彈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誣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  
堯崩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与均  
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  
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外者也然化于外者以  
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

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  
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秋蟲賦 有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示經羅間愚感其理  
有得喪因以言賦之曰  
物之小兮迎細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而網也者  
繩其小而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矣腹之饒兮  
吁

解武丁夢

商之道劑也武丁嗣之且懼祖宗所傳圯壞于我祈  
于人則忘以馬質禱于家則不知天之歷數厥有左  
右民心不歸然彼念胥靡之可升且歆于非常而  
出于不測也乃用假夢徵象以誥商命嗚呼歷數將  
去也人心將解也說後安能維之者哉武丁以下民  
之畏天命也故設權以復之唯聖能神何夢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為理矣然不  
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夫能極善惡

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  
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  
癸与辛所謂死其身以宥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  
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  
舜者必氣躍心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  
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原堯禹是故堯舜以仁聖  
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為助

題神羊圖

堯之庭有神羊以觴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



未去故羅人與  
獸皆得相指令  
只涼朴

怪異以表神聖物噫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但以  
上世淳朴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  
壞則羊有貪狠性人有割割心有貪狠性則崇軒  
夫復不能駐也矣矣有割割心則能邪与佞不敢  
舉只角矣是以堯之羊亦由今之羊也貪狠性其  
玉性刀几割其初心故不能解阿諛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  
俗埋洪水服四罪然後乘衣衣而已百姓飲食而已

亦時之未漓也天初生石雲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  
鳴條誓放桀于桀巢揖遜既異澤朴亦壞伊尹放  
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也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  
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也唐虞氏之取也商湯  
氏之時也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時也唐虞氏  
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稷禹和仲也伊尹  
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  
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色之了何如耳惜哉

後雪賦

卷之八

鄒生閱相水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  
遺果王屬酒盈危惟生少忍苟有獨見吾當考之  
生日若夫登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間出  
臣萬分之中左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  
尖雪不飲片飄之中污穢敗宗馬牛所避下之高  
雪為之積玉為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筋類而生不  
可彈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澆潔白之性  
焉果王之誠歎斯久振玄符酒相如疎然再執符為  
臣所為適氣孤他致服斯久請事良友

叙二狂生

福正平阮嗣宗生於漢晉間其為當時禮法家慨者  
多矣然二子豈天使為之哉夫漢之衰也君若公旅  
臣若弱弟晉之弊也風流蘊藉雜宮間暇苟二子  
氣下于物則謂之死才氣高于人則謂之陵我是  
人難也張口掉舌則謂之狂詩僥倖首避了則謂之說  
隨是時難了也夫如是則漢之祚殲于外晉之祚殲  
於中故天必降災以應之二子應天災者也或號咷焉  
或慟哭焉斯甚于風雨雪霜已故注軍門者謂遲、

而吾主歎廣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吳宮遺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臺于姑蘇之  
左俾參政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  
革焉一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  
矣王之兵瘁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韜以代焉  
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回國畏王百姓散王彼負者  
欺王負曰彼徒欲其才之亟高固不暇為王之視也亦  
不為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負死而韜用了明年

越入吳

本農

有覆于下者如天載于上者如地而百姓不知有恩  
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穀與豐年  
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功不知生育長養之  
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早穀之民則野耘  
苗縮然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田時也明  
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放仲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澆書卷第一

澆書卷一

說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籟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



在若丹朱在若商均是庶實為聖君丹商為不肖矣  
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為不肖不在於  
丹商也不知陶實用丹商於不肖也夫陶君之理大矣  
不周出言不照遠矣不被苟不能肖也子而天下可以  
肖乎自家而國者又如是乎蓋陶君欲推大器於  
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廢之然後俾家不自我而家  
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與不肖矣不肖丹  
商之名不肖之名在於彼也其肖也我既廢之矣其  
不肖也不凌逼于人其陶實之心示後代以公共仲

尼不泄其旨者將以正陶實之教耳而猶湯放桀武  
王伐紂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不然夫盜亦人  
也冠屨馬衣服馬其所以異者退避之心正虛之前  
不常其性耳視玉帛而取之者則曰幸於寒餓視家  
國而取之者則曰救彼塗炭幸我寒餓者言得而言  
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  
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在退避之心

正虐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遊不為人所窺者鮮也

### 聖人理亂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亂周公聖人也仲尼亦聖人也豈聖人出天下有濟不濟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紂父之尊而天又以聖人之道屬之是位勝其道天下不得無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絕周室衰替而天以聖人之道屬于旅人是位不勝其道天下不得不亂也位勝其道者以尊以顯以之躋康莊以之致富壽位不勝其道者注焉歎焉圍焉厄焉天所以達周公于理也故相之于前窮仲尼于亂也故廢之于後

### 莊周氏弟子

莊周氏以貝術大於楚魯之間聞者皆樂以從之而未嘗以嘗之一日無將特舉其族以學焉及其門而周戒之曰視物如傷者謂之仁極時而行者謂之義其上受下者謂之禮識機之變者謂之智風雨不

論者謂：信苟去是五者則吾之室可躋室可窺矣  
去將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義喪三年四年而  
禮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盡七年其骨肉雖土木之  
不如也周曰吾術盡于是吾將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謀  
曰吾族儒也魯人以儒為宗今周之教推五常以成  
其名棄骨肉而崇其術苟吾後從之殆絕人倫之法  
矣於是去左將而歸魯魯人聞者亦得以寢其志故  
周之著書擯斥儒學而儒者亦不願為其弟子焉

雜說

珪璧之與瓦礫其為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  
者雖並粟玷類人必見之以其為有用之累也為瓦  
礫者雖卑積菴盈人不疵其質者知其不能倚有用  
之性也是以有用者並粟之過得以為跡有用者具體  
之惡不以為非亦猶鏡之於水水之於物也泓然而  
可以照鏡之於物亦照也二者以无情於外故其照  
者不疑其醜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鏡之性也  
剛而健柔而婉者有時而動故其照者或搖蕩可移  
動而健者地缺裂不能易其明故其照者亦得保其



質

龍之靈

龍之所以能靈者水也消然而取需然而神天之於萬物必職于下以成功而龍之職水也不取于下是以健其用不神于上則安以靈其職苟或涸一日然後潤下涸一澤然後濟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魚鼈已散矣故龍之取也寡

子高之讓 原本闕翌鳳據唐文粹補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

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  
以施于彼乎於是退而悻悻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  
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心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  
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  
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界  
官菲良之政

蘇季子 原闕

惟嶽降神解 原闕

忠孝廉潔 原闕

疑鳳臺 原開

說天難 原開 祖氏子已下七十三字 聖鳳搖塵 文粹補

祖氏子不得文術而得難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  
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難之雄也伺  
晨則他難之先也故謂之天難祖氏凡傳其術于子焉  
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銳喙距利者不與其棲  
空後向時伺晨之傳見敵之勇域冠僥步飲啄而  
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

說書卷第二

後書卷第三

屏賦

婦人之仁

市儂

荆巫

三閭大夫意

三叔碑

屏賦

秦始皇意

道不在人

君子之位

蟋蟀詩

畏名

天機

惟屏者何伴著侯家作道墮阮為庭崑牙爾質既然



爾功實取迫若蒙蔽訖非裨補主也物敵賓也如讐  
賓主牆面職爾之由吳任太宰國如左人楚委斬尚  
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与杜理而全身爾之所憑  
亦孔之醜列我門聞生我將不既知外俱長項是非  
相紕屏尚如此人兮何如在其門兮惡直道處其位  
兮之所施既何情而泣路墨何子而悲於麟兮何歎  
鳳兮何為吾所以悽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于典墳其酷也甚矣由天文術數者則不與

焉而易漢信而免噫術數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  
者其有旨哉夫易肇於羲皇演于姬昌申于素王其  
為書則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則百王之祖也理則  
上下天地出沒鬼神有春秋焉有詩書禮樂焉有  
闡已未舉一物而言皆貫之秦始皇通三聖之妙鍵  
故假術以言亦將欲 聖人之旨乎以是齋之為道  
而玉滅之者豈天下欲秦見造化之心乎嗚呼言之  
於三代已前秦則可以理道言之于我國之後秦則  
為我罪人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  
讐韓曲遂來身以歸漢則有為之用先見之明又何  
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為女子而陳平美姪是皆婦  
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忍非狡与忍則不  
以成大名在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兵似婦人女  
子者猶如是况真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達天下亦所以窮天下惟昆蟲草木皆被之

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後授之以時時也者機也  
在天為四氣在地為五行在人為五臟辱憂懼通既之  
數取窮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至于周道不可以去時  
仲尼毀也垂且教彼聖人者豈違道而戾物乎在  
乎時与不與耳是以道為人因而時奪天功衛鶴得  
而乘軒魯麟失而傷足

市儂

儂之為名著于時今矣自宮禁至于下俚皆得以逐  
災邪而驅疫癘故都會惡少年則以是時為獸其形

容皮草且面目丐乞於市肆間乃有以金帛應之者  
吁是詐假為獸以為名其固為人矣復安有為人者  
則不得人之金帛為鳥獸者則可以得人之金帛乎  
豈以多獸之知而假之則不愧也以人則識慮恥而  
取之則愧焉嗚呼

君子之位

福於道位於位權也食於智爵於用職也福不在道  
任不在位能聖人不能闡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  
能忠烈不能蹈湯火先生所以張軒冕之位者行其

道耳不以為貴大舜不得位則歷山一耕夫耳不聞  
一耕夫能剪田山而進八元呂望不得位則棘津一窮  
叟耳不聞一窮叟能取犒夫而王周業故勇可持虎  
虎不立則不加怯力能扛鼎鼎不見則不為羸噫極  
而死者何人養浩然一氣者誰氏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于鄉閭其為人祀也  
筮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  
後為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

者得餓里人急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  
其家也其家忘其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  
應乎外其昨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  
故為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昨  
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帝于心不暇及人  
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

原本有閩文聖鳳據唐音統載補全

頑颺楚芳吹愁夕長屑戎有動歌離帟夢以訴以言  
緒引君寬周榻伺隙繁咽黃緣危睡蟬老冠峨綏好

不冠不綬爾美以悲蚊劫有妻合人肌肉蒼蠅多端  
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哀哀重泣曙  
勿徇喧譁鼠豈忘牙勿學萋菲坦亦有耳老條搗飛  
抽恨咿々別帳釵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沈沒  
為子佇立徘徊思多

三閩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  
江湖意及發惟悴述能騷非所以願望逗留抑由禮  
樂去楚不得不悲吟嘆息夫禮樂不在朝廷則在山

野苟有合乎道者則楚之政未亡楚之靈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過是上在禮矣在野有揚波歎醵之歎是下在禮矣朝之禮樂則證諸野野之禮樂則楚之政不歸楚之靈不食原忠臣也楚存与存楚亡与亡於是乎死非所怨時也嗚呼

### 畏名

瞭者何瞭者語於暗也闢是非正與替雖君臣父子之間未嘗以牆壁為憲一童子進灼則瞭者猶循而瞭者噤不得呻豈其人心有異同蓋牽乎視瞻故也

是以退幽谷則思行道入朝市則未有不畏人吁

### 三井碑

肉以視物者猛獸也竊人之財者盜也一夫奮則獸佚一犬吠則盜奔非其力之不任惡夫機在後也當周公攝政時三井流滂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後以相孺子伯召公不悅則引商之卿佐以告之在周書彼三井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豈亦不知乎苟不知則三井可殺而召公不可殺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井則成王不得為天子周公不得為聖人愚美



夫三昧之機在前也故碑

天機

善而福不善而災天之道也用則行不用則否人之  
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殘賊之事人道之反有詭譎  
權詐之入者謂之機也機者蓋天道人道一變  
耳紀所以悠久也苟天無機也則當善而福不善而  
災又安得飢夷齊而能盜跖苟人無機也則當用則  
行不用則否又何必存陽貨而劫衛使是聖人之變  
合於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書卷三

讒書卷第四

辨害

槎客論

木偶人

趙婦言

善惡須人

梅先生碑

辨害

齊史事

漢武山呼

市賦

悲二羽

秦之鹿

二工人語

完豹之為害也則其山不顧野人之莽栗蛟蜃之為



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苟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設施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萍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 齊叟事

齊叟藉其業於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歲若水旱之害云螟螣之患而所入或有衆寡焉叟曰豈吾之

不信也如是彼鄰姬者始衣食於吾家今雖外居猶吾之家隸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長者及將獲農戶輒揮田具擊孟以逐之姬告孟以不且叟扶孟以仲代焉農戶不之罪之為也後然姬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復佚仲而季將行有言曰叟之農戶未嘗如是之悖後孟與仲皆為擊逐今苟存

不 拙之不留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姬而復孟仲之職其秋如舊則前之謀悖者果姬也而農戶何能

槎客喻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門有問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  
高宛、轉、昏、浩、有怪有靈時顛時倒而子浮  
泛只間能不手足之駭神魄之掉者乎對曰是槎也  
吾三年孰其性未矣所慮者吾之壽命不知也不虞  
槎之不安而不反人間也及涼之波浪激射雲日氣  
候黯然而昏燿然而晝乍揭而傍乍蕩而驟或落如  
沈或觸如鬥茫洋乎不知槎之所往者不一也吾心未  
嘗為之動心一動則手足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

木之為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據而不自亂者吾未見  
其有顛越不必槎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能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  
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  
使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于感寤  
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則為國之大害孝武  
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  
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

之聲發於感寤然後逾遠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呼猶若是況千口萬口者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 木偶人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為戲舟履之衣服之雜穉勇態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後人具言木偶者必以徐為宗嘗過留留即張良所封也平與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習漬

於風俗良以絕粒不反今留子後絕粒者而平之木偶往有之其副劇移人也如是

###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日長視日被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一汨一胡可勝紀嬰曰臣以敝廬在此聞於此見於此其名曰市若乃義軒已前臣不得言義軒之後臣知史故先已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錮市之邊左近左遠市之聚去蚤去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

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  
泰雅明越者走孩稚扶策而未挈提而玉剖日形狀  
坊墮口鼻童頂而說譚者而鰲魚之似者艾繼之似  
諧戲誰有帳籍証假文字蜀桑萬敵吳蠶萬機及此  
而耗繫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  
宰君勿謂乎市也彼歌咽弄腰賤則妾地貴則凌  
霄君勿謂乎市也門可南可北陰陽迭用人消息  
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報不可以測或容寇  
賊捨之則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已之

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躡屣之譏草窳人之非今先生  
以交易進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尉師張之者  
駟僧吾知之矣謹以從政庶去尤悔

越婦言

買臣之貴也不忍其妻築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  
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于買臣之近侍曰吾東  
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飢寒勤苦時節  
見翁子之志何嘗不言通達後以匡國致君為己任  
以安民濟物為心期而吾不幸離翁子左右者亦有年

矣。管子果通達矣。天子既爵以命之，衣錦以畫之，斯亦極矣。而向所言者，薄然若聞，豈四方之使，然邪？豈急于富貴，未假度者，邪？以吾觀之，矜於一掃，人則可矣。其他未之見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閉氣而死。

### 悲二羽

舞鏡之禽，隨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爲容，雖犀象之遺，金玉之貴，必以間之。及奉宮而飾，傾都而市，金玉犀象，不暇給。而二羽之用，曾不銖

兩焉。蓋以羽之輕，而金玉犀象之重，苟發其顏色，則可而較其進，則不可也。所悲者，舞鏡之時，隨洲之日爾。

### 善惡須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後爲善。惡不能自惡，人惡之。然後爲惡。善惡之成，蓋視其所適而已。用其正也，則君子用之，不正也，則小人用之。小人寧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與人各異費，各極其生也。亦與人各異比干之言，爲諫諍，各極其言，爲毀任，彼所出者，皆言也。



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言推之  
言非不忠也以可入故惡得而為惡譬劉劭之于朽  
蠹也劉劭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墻癭而入  
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為聖人器也信馬夫周德  
東耗秦以力取諸侯後百姓欲從而秦未嘗有意故  
為秦者反天下之歸則五十年曠日數以逐人而秦  
不得與其下復焉謂逐之鹿鹿不在聖人器而逐之者

逐秦耳秦實鹿馬六都傾潰睥睨言已蠢動足踐  
我黔庶能利穎觝我詩書彼非鹿而何嗚呼去道  
與德也獸焉不狗秦

###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頽圯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  
火政雖失一作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能為國家  
出力以對佞臣頭後何南昌政吏憤於其下得非南  
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經突幸臣牙特殛  
一狂人啞一單放一作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

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与妻子謀苟不便  
其家雖妾人婢子櫻挽相制而況就戚乎况骨肉乎  
故惟有憂社稷心亦喋而不吐也嗚呼龍祿所以  
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  
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  
漢朝公卿恨令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  
也遂碑之

###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于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

可木人怨其內窠其外開通七竅以應骨藏俾他  
日靈聖用神吾土人以為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  
應骨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  
瞪不通洞竅後去靈何減于吾木人不可遂偶連焉  
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為人禍福

海寧吳君接客因呈江楊進士慧心樓  
 有言同吳興之書而云吳門藏書家見有  
 全帙者欲宛轉借鈔故托其日色凍  
 伸魚向余借鈔其實余無心也遂謝了  
 此乙丑春事也日余往其肆果得吳校  
 者新本丁有荷の卷可補吳校之缺  
 意寓於仲夏取接客原本五卷者而所  
 詮實較吳校者多而裨益亦荷の卷後  
 款余所得校者新本也一書借鈔三百  
 新此以意之他日可復接伴遂宛轉借  
 鈔之歎云 丙寅五月十一日吳克為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